

許明 編著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增銘墓誌部九 清卷上

通志



許明編著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中國佛教金石文獻

塔銘墓誌部九 清卷上

遼堂



後金

大金喇嘛法師寶記

後金天聰四年四月

楊于涓

勅建正額

大金喇嘛法師寶記

法師幹祿打兒罕囊素，烏斯藏人也。誕生□境，道演真傳。既已融通乎大法，復意普度乎群生。於是不憚跋涉，東歷蒙古諸邦，闡揚聖教，廣敷佛惠，□蠢動含靈之類，咸沾佛性。及到我國，蒙太祖皇帝敬禮尊師，倍常供給。至天命辛酉年八月廿一日，法師示寂歸西。太祖有勅修建寶塔，歛藏舍利。緣累年征伐，未建壽域。今天聰四年，法弟白喇嘛、都元帥孔有德、總兵尚可禮、總兵耿仲明奏請，欽奉皇上勅旨，八王府令旨，乃建寶塔。事竣鐫石以誌其勝，謹識。昔大金天聰四年歲次庚午孟夏吉旦，同門法弟白喇嘛建。欽差督理工程、駙馬總鎮佟養性，委官備禦蔡永年，遊擊大海楊于涓撰。

碑陰

喇嘛門徒：甕卜、班第、扒必知、閃把、李代、咱世甲、羅布藏端州、齊榜識、率尼榜識、戰麻、毛胡賴、布希孩、阿牛、李治、擺晒、麻害、來福、路子、小保子、二小廝、賈友登、賈友明、重陽、夏永時、王善友、把大□、□□友、徐計忠、范和尚、朱朝功、王厨子、洪文魁、洪□、王孝中、王盡中、賈計祖、徐德、王二、小倪子、明□□、祖喜、玄方□。侍奉香火看蓮僧：大成、大塔、金剛保、常會、大士、大召、妙意、寬德、寬伏、□童、祖俊。西會廣祐大寧慈航寺僧：信海、信椿、洪杲、信福、性惠、果正、常鎮、洪德、成清、□正、性宗、信清、鎮

龍、洪湛、大常、大京、大玲、大清、妙本、寬然、□龍、玄樂、妙感、玄維、召貞、信福、惠靜、性朝。遊備郎位、郎熙載、藏國□。總鎮副叅遊備等官馬登云、黑雲龍、石國柱、石廷柱、高鴻中、金勵、佟延、□□先、祝世昌、祝印昌。皇上侍臣：李思中、殷廷輅、楊万朋、佟整、張世爵、李燦、張士彥、李世新、范登仕、庫商、張大猷、高仲遠、吳守進、劉士璋、閔印、楊可大、崔應太、朱計文、吳裕、鴻哈、金玉和、甯完我、崔名信、楊興國、李光國、金孝容、俞子偉、趙夢豸、段成樑、龍十、殷廷樞、李廷庚、禿占、禿賴、才官、率太、尤天慶、黃雲龍、偏姑、教官高應科、朱□、鄭文炳、冉啟倥、王之哲、馮志祥、曹振彥、蔡一品、張君□、溫台十、李万浦、高大功、嚴仲魁、韓士奇、薛三、樊守德、陳主治、林友成、王友明、木青、千總房可成、李三科、崔進中、周尚貴、木匠趙將、石匠信倪、寬佐、乞力千、金世達、副將佟一朋、韓尚武、鐵匠潘鉄、畫匠明淨、□□□、何不利、柯叅將、楊旗鼓、高應龍、陳五、砲塔泥水匠崔果實。旅。

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六一冊一頁 《滿洲金石志》志六 《遼寧碑

志》四四頁

碑刻說明：拓片連額通高九三釐米，寬六〇釐米。碑陽滿、漢文合璧，其中漢文十三行，行字不等，正書。額一行二字，正書。碑在遼寧

遼陽城喇嘛園。

清

淨明院思修惟公塏銘

清順治元年

釋道忞

惟石含玉，盡天下之山皆石也，而玉恒出乎崑岡；惟蚌孕珠，盡天下之澤皆蚌也，而珠必產乎合浦。豈非出者鍾天下山水之至靈，而從所出者，亦莫不皆靈乎？有明隆萬間，心燈尚微于世，其以說通無礙，職使如來者，在三學之輩，不乏其人。至若稱澗社特起之雄，則無踰杭之雲棲宏，燕之達觀可，東吳之雪浪恩，西吳之憨山清爲尤著。狀諸師或過于高遠，一于超放，未免後昆有不可企及之歎。求其下學而上達，庸德而中行，禪淨俱修，三根曾被，則雲棲老人其庶幾焉。故當時出其門下士，如土橋，如鷺湖，如真寂，固已如威鳳，如祥麟矣。即等而下之，亦不失爲天外鴻，鳴皋鶴。乃知先德所謂東土持戒沙門，不如西天六羣之衆，良有以也。夫以躍冶之金爲如此，况親投刀尺而受其裁成者乎？則思修惟公之可傳誦于世也固宜。公生武林嚴氏，卅歲知出塵，以母寡弟幼不忍割，僅以白衣預雲棲之社。至脫白雲棲，受具大慈，季且不惑矣。又以雲棲共住規約之嚴，約諸徒子不得住，乃即教場山之陽，就對縛茅以居，晝禪夜誦，終歲不休。一日忽自念曰：「吾墮僧數有季矣。株守此，不能廣求澗藥，以自利利他，奈何？」奮狀將遂弃去，都人士聞公去，則遮道畱，畱且百方，公不聽，則以淨明廢院恢復挽公。淨明者，處天龍、龍華之間，道通閩吳，甌越要會也。狀僧無郵亭，旅泊而已。故或循嶺而至，或渡江而來者，莫不烟水淒迷，有同失路。公慨狀曰：「是不可行吾志乎？」入構其中，乞食食衆，衆至如歸，浣垢藥疾，弗替也，更慰勞之。如是者十有餘季，住成大院。至甲申冬，南北分家，天下大亂，公乃告寂焉。惜哉！以公淵沖之資，淳一之性，不得聯鑣乎土橋，真寂輩也。狀化被都人，恩沾雲水，亦庶幾乎預十科而無忝者矣，是宜銘而告來者。銘曰：

倬彼錢唐，古稱佛國。道達江湖，玄寶載陟。憧憧往來，匪越則閩。淨明扼要，尤號通津。昔廢未修，水冷雲寒。厥路之艱，嗟行惟難。今焉來思，化城幻出。既宿且信，夢魂俱逸。胡自天遙，曷從地涌。有大沙門，德爲世重。化艸爲丹，化空爲碧。處我雲堂，食我香積。今其歸矣，塿鎖霽龕。天龍拱衛，密布香曇。慈光雖掩，典刑則存。勒此貞珉，以保後昆。
《布水臺集》卷十四

味白老宿塔志銘

清順治二年八月

熊德陽

余自丙辰後兩游雲居，時以禪悅接四方縉紳學士者，則諸緣和尚之高足味白禪師也。師故南昌胡家坊胡氏之子，夙有風尚，不屑於流俗。十五歲，祝髮於其里中千佛寺之月堂。雲游四方，多所自得。吉州善士羅匡湖先生留吉數月。戊戌，諸緣和尚以西昌張洪陽相國之故，力主修恢雲居。師以是時參和尚。和尚興復費繁，朝燕暮吳，堂構之力，委於其徒秀峰。而疏通大衆之脈絡，應待四方之往來，唯師是賴。雲居業就，和尚仍歸燕之萬佛堂，以事業付十方善知識，以庵住其眷屬，師得白水祇樹堂。時十方善知識之無善者，自相攻擊。當事擇諸緣徒之能者掌寺，署曰慧、錦。慧則師諱，錦則秀峰諱也。丙辰，余給假將歸。諸緣謁余而請曰：「雲居賴居士之力得底績，初爲十方計。而今屬之兩徒，非本意也。仗居士護法如初爲善，即兩徒亦煩顧復。」云云。歸以此告之。未幾，秀峰入龍溪。師未能承十方之人，不可得也。至丁丑秋，始得顛愚和尚。遂以禪院付托，欣然捋髯曰：「今可以下報老和尚矣！」師退老於祇樹堂。又六年，示寂，蓋年已八十七。整潔雅飾，數十年如一日也。故其徒子徒孫，皆翼翼有致。余知師習詩。今八月十三之吉，歸傍於祖塔之左。其徒孫默然慈持其詩稿求誌，得讀其《影圖贊》及《修塔紀事銘》，乃始知向知師者未半，世人固易知乎哉？師僧臘凡七十一。其孝徒有四，孝徒孫有七，及玄孫。現其靈骨所歸艮山坤向。銘曰：

味白味白，慧先人百。推儒之理，壽佛之脈。藹藹津津，飲人以醒。規規矩矩，示後以格。付托事重，如護拱璧。及得其人，如委重責。老安祇樹，歸而展是。佛子佛孫，綿綿奕奕。承先守訓，永世無斁。

天運乙酉年八月吉日立銘記，明進士兵科給事中熊德陽撰。《雲居山新志》三三三頁

顥愚和尚塔銘

清順治三年五月六日

熊德陽

神駒冀產，大鵬圖南。息以六月，妙發秘函。圓通欲幢，醒夢之靈。天下一家，不立門庭。以人治人，以心傳心。往虛歸實，高足如林。生也自古，死也長今。億萬年兮鎮歐阜，百千戒法兮演慈雲。道人言何足爲輕重，聊以寫道人佩服之襟。

明進士、兵科給事中熊陽龍之父雲門道人拜首頓。諸弟子等立石。

《雲居山新志》三三三頁

周安期墓誌銘

清順治四年八月

錢謙益

年家弟虞山蒙叟錢謙益撰。

故太宰吳江周恭肅公有曾孫二人，曰永年字安期，宗建字季侯，與余俱壬午生，以書生定交。余與季侯同舉萬曆丙午，相繼中甲科，季侯入西臺，忤奄拷死，賜謚忠毅。而安期爲老生，自如季侯歿，安期視余兄弟之好益親，故余知安期爲詳。余初交安期，才名驚爆，不自矜重，攢眉摩腹，輪寫情愫，久與共居，而不能捨以去。其待後生門下士亦然，諸公貴人聲跡擊扞，爭羅致安期。安期披襟升座，軒豁談笑，不爲町崖，卒亦

無所附麗。邦君大夫虛左延佇，箋表撰述必以請，材官小胥，錯跡道路間，值諸旗亭酒樓，捉敗管，捨寸幅，落筆聲簇簇然，緣手付去，終不因是有所陳請，以是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然俊人勝流也。爲詩文多不起草，賓朋唱酬，離筵贈處，絲竹喧闐，驪駒促數，筆酣墨飽，倚待數千百言，旁人愕貽驚倒，安期亦都盧一笑，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，徒與時人相騁逐也。父季華府君篤老，安期扶持如嬰兒，與二弟踐更侍寢，以終其身。哭季侯也，過時而悲，二弟善小詞工畫，出以示余，喜見顏面，不啻身爲之也。家世奉佛王，母薛夫人禪定坐脫，安期稟承父叔，刻藏飯僧，誓終紫柏付囑，窮老盡氣，若營其私，蓋能以佛脩梵行，稱其家風者也。晚年撰《吳都法乘》百餘卷，蠹簡齷翰，搜羅旁魄，其大意歸宗紫柏一鐙，標此土之眼目。又以其間排纘掌故，訪求事務，庶幾所謂用我以往者。弘光南渡，詒余書數萬言，條列東南，戰守中興，建置事宜，鑿鑿可施用，余將疏薦而未遑也。亂後移家西山，與余執手噓噓，酒半脫帽，垂頂童然，顧影長歎，以謂老可踐而死可貴也。丁亥八月，發病不汗卒。無子，以季弟之子人牧爲後，生四女，皆適士人。與其妻沈氏合葬吳縣之藤箐山。既葬，弟永言、永肩泣而言曰：「吾兄已矣，其生不獲以功名顯，有志於文章禪悅，皆有緒言而未竟也。夫子其何以表之，使其無憾於土中乎？」余曰：「安期學道人也，功名之與文章，其能立與否皆有命焉，我知其無餘憾也。安期植善根深矣，佛言食少金剛，終當穿骨，安期之食金剛不爲少矣，雖未終正定，所有善根不唐捐，不淪墜，佛有要言可無疑也，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？」姑略次其生平，以志於墓。又長言以爲之詞，庶幾并寫余之所以哀安期者。其辭曰：

歲在敦牂兮三人以降，先弱一个兮碧血如虹。惟我與爾兮晚晚過從，俛仰昔游兮颯如雨風。吳趨清嘉兮宛雒雍容，春明柳市兮夕陽花宮。染翰未慙兮酒杯不空，浮圖蠹天兮長橋漂紅。梵志歸來兮幡然兩翁，又俾我獨兮如臆失蛩。斲詞告哀兮歸命法幢，長夜一燈兮庶吾子之不夢。

《鄂尉山聖

紫竹林顓愚大師爪髮衣鉢塔誌銘

清順治四年

釋智旭

金陵紫竹林顓愚大師，丙戌仲夏六月坐脫。門人以陶器奉全身，供於林之山陽。次年，弟子請歸雲居。於是金陵緇素以所存爪髮衣鉢，就山陽建塔供養，徵銘於旭。旭愧學未師安，言無足重。然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旭既謬辱愛敬，迴逾世情，又安敢以無文辭？謹按譜：師諱觀衡，顓愚其字也。順天霸州人，姓趙氏，昆季四人，師居仲。母夢大士攜童子入門，急抱之，覺而有娠。萬曆己卯年八月十八日亥時生，白衣重袍，狀異凡子。年十二，即茹素，喜事觀音大士。年十三，儵然有出塵志。年十四，堅欲入道，父母不許，乃潛逸，塗遇五臺山圓照寺惠仁師，懇求鬚度，依住四載。年十八，聞清涼山師子窟空印大師名，潛逸往參，投誠篤事，居侍寮三載，咨決心疑，仰學至德，始終如一日也。年二十一，隨空師入燕都，侍楞嚴講席，進菩薩戒，參紫柏大師，自念習聽義學，未是出家大丈夫事，潛逸南行，參雪浪、雲棲二大師。獨住天台華頂峰，讀《楞嚴經》，破諸疑網。時高明無盡大師登華頂，訪智者遺踪，見師子處茅菴，少年精進，托宿作竟夜談。越三年，移住匡山乾罡嶺，每一飯輟，坐數日。至第三年，月下經行，忽有省悟。三十歲，進曹谿禮六祖。次夏四月，謁憨山大師於端州，一見相契。秋仲辭去，登南嶽，住石廩峰。三十三歲，誤食草烏，中毒濱絕，離山就醫。憨大師特至南嶽，歎曰：「禪門下衰，幸得一箇半箇真爲生死學人，與之周旋，稍慰寂寥。今斯人而有斯病，豈龍天厭薄法門乎？」三十八歲，結五臺菴於邵陵，觀憨大師於湖東，參侍半月，大師示以法語，大意謂身病已瘳，切不可被禪病侵。蓋衆生身病本乎執取，而禪病亦本乎執取，若法執不忘，已見猶存，亦是病。直須將從前參禪執守功勳，并玄妙知見，一齊唾卻，定不可被他養作病根。其語切，至幾數千言，今親筆手卷尚供林中。故知顓師從來開示學人，隨機圓活，不似諸方認定一死貓頭，其得力於憨大師者，誠不淺

也。師曾以授戒法問愍大師，大師荅云：「老朽未閱律部，於諸戒相，實未細詳。今惟遵《梵網》，以心地法門爲宗，以十重爲要。其四十八輕，亦未能細說，但令行人半月半月誦持而已。近時學人識淺心羸，多虛少實，求其果能精持如古人者，所未易見。而弘律者，原非學人事，多杜撰，難可爲準。公處若有藏經，幸一詳檢律部，有以示我。望之望之！」維時師亦無暇閱律，但宗《楞嚴》四種，清淨明誨，開示後人，令持心戒，兼令專禮觀音大士，著有《圓通懺法》，流通最廣。居五臺菴二十年，足不越戶外，度弟子千餘人，授記署名者幾三萬人。至年五十九歲，特登匡山五乳寺，掃愍大師塔，建報恩道場，寺衆請主法席，固辭不可。仲秋下匡山，登雲居，禮祖塔，寺衆亦堅留主席，黎明潛逸。中塗疾作不能行，闔山比丘往返虔請，乃復登雲居。至六十五歲秋，離山登舟，山爲再震，師於此山夙緣淡矣。是冬泊石頭城，次年冬十月，卓錫紫竹林。林本城北荒地，師住未幾，蔚爲叢席。師發心淡爲生死大事，故於父母師長皆不辭而行。然秉性至孝，每遇親師忌日，設追薦道場，必極誠懇，竭哀慕，觀者無不感發。生平儀容古朴，不事矜飾，廣額豐頤，平頂大耳，脩髯如戟，短髮覆肩，目光炯炯射人。終夜露坐，不畏大風，或雷雨亦坐大傘下，故學者稱「傘居和尚」云。衣服不御寸帛，日惟一粥一飯，絕不雜食，每作務必兼人。其接物也，上自王公大人，下逮田夫牧豎，禮不異節，溫溫言笑，靄若春風，而學者見之，不威而懾。隨所到處，僅一輛草屨便行，來不先通，去不先辭。錫駐之地，緇素雲集，求戒問道，殆無虛日，然未嘗自立涯岸，別建門庭。蓋既得空印大師之教，又得愍山大師之禪，又復匯歸於雲棲大師之淨土。故其開示法語，直捷廣大，似紫柏；應機禪語，輕便圓活，似趙州。又眼界雖甚高曠，口角不輕雌黃，謙光盛德，慈念虛懷，真令人目擊道存也。所著有《楞嚴金剛四依解》及《紫竹林全集》行世。法臘五十四，生年六十有八。長旭二十年，兼親侍愍山大師，誠爲法門先輩尊宿，乃不惟忘年下交，而每致書問，必反稱辱教某某。嗚呼！旭真慙悚無地已。合掌墮淚，爲之銘曰：

佛法如大海，潛流注百川。達者知浩浩，昧者泥涓涓。三宗爭鼎足，五葉分單傳。不有超方志，誰

懲鬪諍愆。師承普門願，憫濁來施權。奮然脫愛網，習教還修禪。放生廣檀度，說戒結淡緣。慈

容藹冬日，機辯赫炎天。德重如岱岳，懷虛若沖淵。足迹徧寰宇，操持脫言詮。握拳念大士，撒手宅金蓮。舍利鎮祖窟，爪髮畱福田。照此石城地，永永百千年。
《靈峯溝益大師宗論》卷八

密雲和尚道行碑

清順治五年七月

韋克振

中憲大夫、知寧波府事韋克振撰文，全男內翰林秘書院編修、前值國史院庶吉士成賢篆額，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儒學生員述賢書丹。

禪宗肇自少室，直指單傳，無階級津梁可尋，蓋西來第一義也。曹溪以降，枝分派別，號稱極盛，傳至于今，去根源日遠，荷道者懼焉。起衰救敝，從末劫糾紛中，必拈第一義示人，令少室宗風儼然未墜，則密雲悟禪師其人已！余守四明之先五年，師已入寂，追仰道範，從其上座容公悉師本末著爲傳，而師之徽音懿躅載之銘狀年譜者甚備，迺容公更欲遵唐宋元以來名僧禮，爲師直道行碑，徵文於予。予逡巡久之，以終不敢辭者，碌碌之名，冀附師以彰不朽，遂忘其言之鄙拙也。謹按：師諱圓悟，號密雲，出義興蔣氏。生而穎異端嚴，讀書黜訓詁，喜縱筆揮染，如奔驥翔鸞，不可羈縲，見者咸以公輔期之。乃師在總角，已薄公輔不爲矣。每念世相無常，勤持佛號，至徹晝夜，偶得《壇經》閱之，若夙契焉者。嗣是而耕而陶而樵牧，隨所托跡，惟事叅究。一日，負薪山行，與積薪遇，恍然有省，遂決意出家。聞禹門傳演法龍池，具正徧知，師往侍之，龍池一見知爲大器，加意鉗錘，令從卑末執役，備歷艱瘁。閱二年，乃爲薙染，執役如故。又三年，聽閉關。又三年，命監院務，師以心境未融，間有請益，未許也。奮發精進，師志益勵，忽于銅官山頂，悟情與無情，煥然等現，覓纖毫過患不得，而從前疑義盡釋矣。遂往叅龍池于都門，機鋒所觸，無復遜讓，觀其相對豎拳，三世諸佛拈不出處，師一喝再喝，連喝而退，宛有古人之作，龍池已心折之，因以無住法囑師南遊，師自雙徑兩

目登天台還過會稽，爲諸名宿開發積疑，莫不驚歎，得未曾有。迨龍池歸，召師叩以扶持佛法，師呈賞罰都與三十棒之偈，龍池大笑，以付拂得人，未幾遷化。師感法乳恩深，服心喪，筑筑如在疚，觸目著存，固終其身不易也。且念付托之重，證明無人，乃遠陟匡衡，還息于天台之通玄寺，纔一提唱，宗風大播。次年應金粟請，依荆榛餐葵藿，龍象競歸之，不逾時，輪奐遞起，悉具叢林規制，日會食以萬指計。凡師所過，緇素求瞻禮者，喧闐雜沓，每至遮道不得行，其山川阻隔，從數千里外勒尺寸以請者，師爲之發蒙導滯，一如親承熱捧，而聲教四訖矣。庚午冬，自黃巖歸金粟，四方之來皈依者益衆，師欲避之，值明州司理黃元公請住天童，遂允焉。者昔天童以叢林冠五山，自洪水漂沒丹崖翠壁之間，遺構蕭蕭，師樂其寂靜森邃，去人跡遠，苟可容膝足矣，詎意布金長者現百千萬化身，梯航而至，爭任締構之役，積十年，殿閣崇隆，堂室複疊，望之若雲蒸霞蔚，瓢笠濟濟，三倍金粟。師所付拂則有五峰學公十餘人，及曾玄孫輩各分化一方，法席之盛如此。其或持彌戾車見，欲加無上天人，師者訶之不受，旋墮瞿伽離報，其彰彰者可按也。師既修列祖塔竟，即有退藏之志。歲辛巳，田太傅承皇貴妃田氏命，躬齋紫衣入山，祈師演法，太傅在戚畹，素以驕蹇聞，及見師遂降心，執弟子禮。因念留都大報恩寺爲朝廷開基香火，恢復之功，非師莫克，舉者禮疏上聞，既得旨，與諸大檀護合辭以請，師以衰邁力卻之。迨敦趨之命再至，師已從天童拂衣徑上通玄矣。師居通玄，起居如常，于是年秋七月七之日，偶示疾，遂踣跌而逝。而白虹貫山，實先兆之。七衆弟子若失怙恃，歸其全身塔于天童南崗，從泥塗中引紼者數百里，絡繹不絕，哀號之聲震林谷，德澤在人，可概見已。師年七十有七，僧臘四十七。代龍池主法二十五年，與人相見，惟以直心直行，本色本分，而全體迴露，不隔微塵，大用昭融，不留纖迹。故其開示者，舉從前千七百則公案，悉落塵尾，而斬斷葛藤，撥開雲霧，絕不依傍一人。其接引者，自王公諸長者，以至厮隸末流，自五比丘十弟子，以至一闡提輩，統以慈允攝受，共登正覺，絕不立一差別見。其著述者，爲法語，爲題詠，爲酬答，爲辨證，或寥寥數語，或連篇累牘，因感而應，如鐘聲鏡影，絕不墮語言文字之障。其剏復者，不第通玄、金粟、天童，三大招提，連雲蔽壑，功成萬礎，凡平日法幢所賁，即爲寶坊，師

惟一杖一拂，飄然物外，絕不作一住相，此其所以平貴賤、齊智愚、融頓漸、徹遠邇、貫存亾、視師初拈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之語，真不愧古人矣。豈輒近秉拂者能以門庭頡頏也哉？敷揚未罄，重宣以偈：

太白峰高戛璣璿，砥柱狂瀾迴百川。彌江鷲嶺帝網沿，烜赫有人此鴻鶩。一葦直欲奪前賢，窠窟倒翻階級捐。萬丈門庭空中懸，豎拂當場正令傳。如神鋒觸大火然，破除一切無中堅。炯炯透出心珠圓，寶光五色冒大千。龜毛蛇足已忘筌，透脫是名祖師禪。飛矢墮側化青蓮，名動九霄綸綵宣。俄瞻瑞相現通玄，四大假合真不遷。窄堵波與東谷連，三匝投體盡涯巔。師德澤世寧計年，

江河行地日麗天，歷阿僧祇永綿綿。

大清順治戊子年孟秋日，本山繼席嗣法弟子通容全老侍者行昌等立石。

《密雲禪師語錄》卷十二 《天童寺志》卷八

誥封安人熊母皮夫人墓誌銘

清順治五年十二月

錢謙益

夫人姓皮氏，諱靜，封承德郎熊公之配，今少宰雪堂公之母也。夫人少而慧，長而順，老而共。事其舅少檀翁如父，事其姑甘孺人如母，異糧宿肉，蚤夜愷慎，營兆域，庀葬事，哀麻哀泣，感動行路，此夫人之爲婦也。承德公老于場屋，不事生產，朝齏暮鹽，黽勉有無，白首相莊，有雞鳴鋤耨之德，此夫人之爲妻也。教少宰兄弟，援引圖史，鏃勵文行。少宰令而貧，曰：「吾願爲陶母。」少宰仕而直，曰：「吾願爲范母。」憂具官，望倚門，匕箸申做，老而不替，此夫人之爲母也。戒陝輪以教莊，斥丹華以教靜，旨畜以教勤，害澣以教儉，峙餼糧以待舉火，度口腹以收道殣，閨門覲記，里閭歸仁，此夫人之爲大母爲母師也。服慈氏之慈，具德女之德，皈依三寶，禮誦六時。卒之日，神觀澄寂，親見華旛寶蓋冉冉下也，口持佛號，吉祥而逝。人皆曰：「夫人不但壽考令終，且西歸樂邦矣。」余承乏國史，詮次內行，魚軒象服，雕軒有焯者什之六，珩璜琚瑀，管

形有聞者什之四，至于歸心佛乘，正定往生，則所謂優曇鉢花，不一再見者也。像末陵遲，邪外熾盛，盲禪魔民，掠機鋒，逞棒喝者，侵尋及于筭幃。摩鄧之女，說法而登壇；寶蓮之尼，拈錘而樹拂。憂世者惻，護法者愍，未有甚于此時也。以余觀于夫人，課誦則《金剛》、《法華》，熏脩則稱名持號，以慈心度幽冥，以淨心求正受。固無事薙髮條衣，作阿梨之形相；亦未嘗揚眉瞬目，效婆子之機緣。示現閭範，閱脩梵行。考終由是，往生亦由是。用以儀表女宗，金湯末法，顧不遑歎！余故志夫人墓，表而出之，使筭幃者流，慕往生者，以夫人為導師；慕夫人之往生者，以其為妻為婦為母為左券。不壞世間，不背實相，季緒四依，庶其在是，以予言為指歸可矣。夫人生萬曆丙子九月十六日，卒戊子十二月初一日，享年七十有三。子三人：文登由貢生官教諭；次文舉，即少宰，崇禎辛未進士，由合肥令擢吏部司勳郎中，今吏部左侍郎；次文升，國學生。孫女一人，適輔國中尉統臺。孫男女若干人。葬某地之某阡。銘曰：

棗脩肅穆，闕狄光華。現女人身，命婦大家。白毫注目，青蓮啓口。現善女人身，法妻智母。箴管

內則，衿纓閭儀。規重矩疊，媿彼毘尼。娉修外芬，淨行內發。如吠琉璃，中含寶月。頌圖孔昭，

援記有徵。世出世間，請觀斯銘。《牧齋有學集》卷三三

調象菴越山兄塔銘

清順治五年

釋明方

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却之不後，引之不前。所好者道，進乎學也。才既吾竭，恩愛自捨。越山崢嶸，實稱其名。朋來以樂，未免於情。縫掖思裂，髭髮思截。會稽雲門，中有古佛。挈侶辭家，嶺出仙霞。不惜脚指，却笑玄沙。登雲門堂，遐契於夙。擺壞金鎖，香象躑躅。葉落思根，酬及至恩。還鄉一曲，友誼復敦。鼓山靈骨，蔓不可覓。禱於北林，舍利湧出。建宰堵波，結茅於窩。通霄古路，剪藤伐蘿。虎窟狼窟，百廢

始葺。遙迎博山，躬爲輔弼。遡流建川，盟結死關。老矣瓶罈，指畫其間。復歸劣則，調象爲適。象王回旋，度生事畢。有塞優婆，仙陀純陀。永佩遺財，塔樣莪莪。我銘其上，不幾點污。《石雨禪師法檀》卷十六

按：本文繫年爲作者卒年。

龕銘

清順治五年

釋明方

天地一龕，一龕天地。因堅固物，置不休器。死埋則同，生理則異。生死一如，離出入際。《石雨禪師法

檀》卷十六

按：本文繫年爲作者卒年。

佛日石雨方禪師塋銘

清順治六年二月

釋道忞

鷲嶺別傳之道，以不傳而傳；少林直指之宗，以無受而受。冷灰爆豆，枯木糝華。師子兒啼時，祖父母皆喪此，豈可以心思口議之與？狀其間顯晦在人，興衰有數。盛之所以之衰也，周昭實濫幽厲之觴；微之所以適顯也，充武獨振炎劉之祚。國運且狀，况法運而有不狀者乎？是故，大風止而大仰來，郢陽微而淮月焰。濤翻禹浪，蓋由涌水滔天；權轉慈舟，則自鑑湖一槩。道未墜地，識大以賢。狀則祖述曹洞，憲章雲門，舍佛日禪師，何適哉？予與禪師竊嘗共侍基隆，其嗣好木材以遠門柱公之狀來謁銘，又以師同門愚菴孟翁與予交好，誼不敢辭，因得論次而擇其身證利生之大者爲序。序曰：師諱明方，字石雨，樵李武塘陳氏子。父文錦，母徐氏，以艱嗣息故，聞虎林泐相寺長耳定充佛霽應著遐邇，往禱焉，遂於萬曆癸巳

正月之晦日生師，寶月懷吞，金環手握，所以霸根夙種，慧業生知，方就外塾，早已卓異諸童矣。季二十一，偶遊雙塔，見寺僧行道，威儀有感，昔緣有在，天誘其衷，遂辭親棄家室，還投泐相寺，從西築宗公鬚落，首丘之義，不忘本也。故師歸受業，衆請說法，有曰：「古定光，今泐相，驀地相逢難度量，短十尺，長一丈；橫看成嶺側成峰，幾希惱殺丹青匠；無底盃孟一箇，斷鼻芒屨一編；海角天涯走一回，兩耳依怙在肩上；雲流天空，劈開生面。」益知師爲不可測人也。是歲甲寅秋，即與老宿靜安者結社修淨業，一日擊木魚高聲誦佛號，忽擲椎曰：「不惟西方，東土亦可生。」靜曰：「且莫艸艸。南泉三不是話子作麼生？」師芒無所置會，日礙於中膺爲之痛。次春雲門澄和尚說泐嘉禾，敬往參請，告以所苦，澄從容開導，工夫自此懸密，坐立稠人廣衆，闐爾之子于征，有聞無聲矣。見儕輩往往商量公案弄齒頰，則歎曰：「禪若是，我也會得。」或曰：「你試道看？」師出衆，作女人拜，儕輩愕狀。迦陵在轂，響遏羣音，衆由是憚之。後閱《楞嚴》，至「我真文殊，無是文殊，若有是者，則二文殊」，不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。狀冷地拶著未免吐吞不下，復走見澄，澄示以本色鉗鎚，仍命一人半人所在，直須親到冥鴻志天外。一聞澄誨，刻意拚茲生，一盞千家，孤身萬里，空徑裝包，走江西湖南，參憨山清，無異來二師于匡博之阜，往還叩擊，快說無生，甚洽也。惟來以師造語未玄，勉教死下工夫，自能入作，無別證。還走越，納戒雲門。師自甲寅雜染，至癸亥凡十載，于中登黃海，造衡廬，入天目，饑寒毗佛洞，風雨西方菴，灰心泯志，如大死人，卻恨死了活不得。復下西峰，過雲門。時澄爐鞴洪開，江湖畢集如市，師挾袂入堂，要韋天約，矢不語，刻期七日徹證，沈舟破釜，示必死無還心。一日，聞澄上堂曰：「放下著。」頓覺通身慶快，即呈偈曰：「平空一擲絕躊躇，轉眼風波徹太虛；會得竿頭舒卷意，放生原是釣來魚。」澄痛加訶斥，麾之而出。適于經行次，聞僧舉大慧語禮侍者淨剝荔枝話，遽豁狀軒渠一笑，首座搗住曰：「道道。」師曰：「恰值某甲持不語戒。」座奇之。山門送叅僧，有問澄，叅僧遷化向甚麼處去？身甚戰掉。澄曰：「問話且置。把者戰掉底去了著。」師曰：「和尚何得以四威儀見人？」澄擬答，師卻作戰掉勢。澄曰：「賊。」師曰：「賊賊。料虎頭，編虎尾，通身環手眼，而虎

卒莫肆其爪牙。」解制入室，澄問：「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？」師曰：「晨昏禮拜，和尚也是尋常事。」澄曰：「趙州道無意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和尚好下碁，某甲羸知。」澄曰：「他道有又作麼生？」師矢口頌曰：「家家有幅遮羞布，放下便能當雨露；獨怪當季老趙州，擲卻頭巾頂卻褲。珠之景隨，谷之響禽，又何過焉？」澄遂印以偈曰：「分明識得趙州狗，拾得鼻孔失却口；莫于萬仞峰頭立，且向叢林陸沈走。」并授斷拂一枝，故師又自號「斷拂子」。聞楚黃無念有禪師手段辛辣過諸方，諸方雅號絕學道人，往謁基隆，與徵論，大爲賞契。去隱黃安鷓子山，神光一道，萬境俱閒，恬狀艸衣木食，蓋不知夏之日，冬之夜也。俄澄圓逝，奔赴雲門，復入天台，活埋香柏，白馬之臥堅矣。狀大汾屬肩承，則已有排闥而入者，不得已，起象田，應蘭芎，再應天華，梅破香包，月生海嶠，一時四遠趨風，來至莫可遏。於是，王大家宰、祁大中丞等復請主雲門顯聖寺，門庭日闢，道望愈隆。杭司李黃公海岸、大中丞集生居士親詣座激揚，亟稱服焉。住凡三季，至丙子嚴印持、聞子將諸公又請主古杭寶壽院，誅荒滌蕪之次，得痔住石田熏卵塢，五百季沒荆榛，而師出之，咸謂痔石田，後石雨，師殆石田再來云。既而風扇閩川，福唐王光祿響師之切，合諸紳士，削牘來迎。戊寅，請主長慶。己卯，延入雪峰。辛巳，應古汀緇素之請，結夏霧山。秋，開戒師峰。冬，孝廉王蘇門、朱聯岳等請主普明。時虔州嵯峨、漳州三平俱以住持相延，師力卻之。壬午，居考亭霧峰，夏五爲浙中諸檀護請還寶壽。是冬，再過天華。癸未，屹瞻葛太常請興龍門，師以棟宇湫隘，爲改易基陛，一撤新之。甲申，嘉禾曹侍御請主東塢。乙酉，歸龍門。夏，循覺浪盛禪師與武林護泐之議，率同門諸泐裔送澄和尚神位入雙徑祖堂，衆請垂示，更爲陞座。秋，却臯亭佛日之命。是歲，龍蛇起陸，所在招提遭劫掠，將及龍門，一衆同皇，憑師暫避。師曰：「無庸也。內心無喘，外復何憂？」兇徒至，爲雲霧所迷，果人剎不見而去。丙戌，佛日勤舊及當山檀護三復敦請，至是應之，開泐弘戒，萬指圍繞。丁亥，八閩部使者同闔郡紳僚遣官致幣，請興雪峰、芝山兩剎，師堅辭不就。時四方兵凶繼見，忽語衆曰：「世界如此，不若歸去好。」衆莫之覺也。每歲元正小盡，師以是日生，冬即以是日解。至戊子初三，即搗鼓上堂曰：「人人藤斗笠，箇箇水雲包；出門